

卷四

書名 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 嘉靖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太祖朱元璋 御撰，明徐九臯校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初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49
 編號 D741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 嘉靖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帝御製文集卷第一

即位詔
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

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
 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

春顧

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
 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



施而法中罪何小人無知倒持仁義法加善良病國
殃民愈治愈亂已多年矣朕觀爾開濟至智之士特
授以司寇之職資善大夫刑部尚書但願明理條章
仁法並施而允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朕
不簡辭特意不二以誥諭之汝往欽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四

誥命

中書左右丞相誥

左丞右丞
丞相同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何哉蓋冢宰之職出
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出納合宜則君
德張矣然何止出納王命而已矣其進退度職亦為
重要所以庶職為重要者為分理天下之多務若多
務理則民之樂苦曉然矣既知民瘼之艱辛必使之
無艱辛矣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焉若為人臣異
此道而他強為則眾職臧否不分事多繁而不律則

君德虧矣然用人爲易惟得人爲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於行事今爾某國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今特命爾爲中書某官當夙夜奉公上美

皇天之昭鑒下契黔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四時序均調玉燭海內晏然蠻貊來賓朕與卿等同閱熙熙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當崇乃功廣乃業爲邦之柱石亦爾嗣之陰隲安得不賢智者歟爾宜懋哉

左右都督誥

同知與
僉事同

朕惟馭兵者必機樞而智圓謀出不測氣果而剛心

而斷忠義凜然務他不及之筭懷仁人以觀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衆而無惑臨事之際功必賞罪必誅若將者能備此五事所向孰敢當先然將之道不但行營於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爲難之夫行營於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防姦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心無罅觀形察色以辯朝野何足以掌內外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筭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加以酣歌夜飲以士則失教諫之方以隊則無知虛

實之數設若有警則五事靡矣若堅五事夙夜匪懈則朝野之姦縱有之亦當斂迹朕於斯之大用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于無兵豈輕授職事於無智者爾其祖有開拓之功兼爾韜謀頗達特命爲大都督府某官爾惟懋哉

御史左右大夫誥

中丞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古之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乃天下治其中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儀及其居則九關之要禁似乎幽遠人莫可易見却乃天下之事達於國事則明修而刑政自後之君法九重之制而居之兼九

關之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集於外內不可得而達所以天下未真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警蹕之威儀九關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然其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人以官寄之以耳目如天之執法也所以施行者何在繩愆糾謬申綱理目使彝倫攸叙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爲斯道之立今朕有天下其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踈與古帝王甚相遠矣然惟在設官若

官爵得人則九關為通衢之事進天下之事達矣若
爵以非人則假九關為虎豹之縱橫為由則上下閉
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良獨爾其非愚下之才
特命爾為御史臺某官爾惟懋哉

太常卿誥

少卿同丞
敕亦同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職以典
掌之使壇場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奉上下也今之
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供之事其理亦然凡達
人智士居是職者自以為萬千之幸而至斯地焉故
夙夜在公必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右又必欲使

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國之祀至尊者

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愚而不
知者將以為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以神明目無視
而為無怠多而敬少非獨一身而不福又必將來不
佳於斯之道可不慎選其人而責任之今爾其明習
禮儀恪勤匪懈故命爾為太常某官爾其懋哉

戶部尚書誥

侍郎
同

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於斯建者備精糧藏金
帛以待祿給度職者也然而必設官以司之且古稱

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世人云可謂患驕愚之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而道微故也言富有四海而爲四海用所以民爲命而供君君爲民而集給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盡海內以供之豈不臣有者乎此言富之理也實阿者何所以姦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爲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脂民膏若妄費則道德虧矣若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廩有餘庶職祿備而軍足食民無橫科則國之常

外廷張君德美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

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冊朕於此職可不重乎今特命爾某爲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哉

禮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彛倫而攸叙立條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今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故重其禮者蓋爲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爲用表也法之爲用裏

也昔漢初會中有以劔刃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綿
蕪而制周旋使百辟皆循軌度以成列方乃儀表上
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人神務得通今古傳
群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爲是任今朕命爾某爲
禮部某官爾勤點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

兵部尚書誥

侍郎

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率
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爲
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
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

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
刃必利兵行糧草爲之先橋梁舟車爲之堅前期使
道清傍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於斯之
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
爲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無用然畧無因公託私肥
己害良之僞如他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爲重事假公
營私一日干犯憲章伏罪而瞋目身家及焉致於軍
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
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內奠安黔
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爾某爲兵部某官於

戲識山川之險易辯地理之邇遐嚴烽燧之分明豈
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

刑部尚書誥侍郎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
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爲善而無
患共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
否從者既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
愈臻否善者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
良寰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
固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

前故姦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是後歲月彌
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
也若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道蓋慮淺而見薄亦欲
天下治耳不期倒治也然於此可爲世之大病於國
可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斯在聖賢不若是於已
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爲也非聖非賢小人姦人則
不然矣何也若非聖賢必見淺而識薄所謂謬矣小
人姦人則是非非是其害於家國身及焉所以及家
國身焉者何謂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謗而禍所
以受謗禍者何謗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

者不法于憲而伏非身覆而家喪此所以身家者也
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謂愚仁人者也
愚名名者皆是也云何蓋愚人仁不仁愚名沽名名
斯所以爲國大病莫甚於此者矣故治國者必擇人
以治刑朕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则
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爾其僉曰可今特授
爾爲刑部某官爾敬慎體道哉毋僞焉

工部尚書誥

侍部同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
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後
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
無再爲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
而官賢稱君聖德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
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
與民爲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
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爲是不隔
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
以奉天地是以前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
而國昌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爲工部某
官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欽天監令誥

少監同又與
監丞救亦同

兩儀奠安中含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地有山河海君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父母言能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人君欽畏之所以黃帝立人以司之宵晝仰觀俯察不匿而報若忠君愛民之臣斯稱厥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昊天之道警誠無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曆數之精專識氣候之否泰尤爲難之於斯之道必熟於筭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某爲某官於戲罷寢而露月星非蓋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俯厚坤力雙睛以目霄漢慎哉好怠

翰林承旨誥

學士
修撰

侍讀
應奉

侍講
編修

直學士
救俱同

侍制同

自漢以來惟賢志者得與君同遊稽其所任之事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儀致禮節於上若言則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不語故職名曰五經博士以今言之則翰林院官之職是也於斯之職非博通今古已身已修已家已齊善惡之人美惡口無擇言行無類迹古人以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輔君弼仁以踵先聖先賢之事若否安得居此任而同君遊乎朕今特以爾某爲翰林某

官爾當一前人之道助朕未知則揚名者矣

國子祭酒誥

太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肄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疆暴而不毅凡出第入孝謹以事君流令皆經而書歷代崇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

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淨厨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况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焉今特授爾其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太僕寺卿誥少卿同與丞敕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即數馬以對者何蓋事在戎其戎始
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勞備邊禦侮足折衝斯力之
大斯功之美可不愛育乎所以古人先馬而後錢糧
故數馬而對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
馬之力牽犁耜駕糞車闢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
重之者爲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
之可牧節水草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群媮之
際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辨毛而歲明齒使強弱
異處群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務此道
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牧養不節水草失
調而致嬌乘不遠而乏齒毛不辨強弱混淆及其用
也誤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群馬旣多
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爲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
道之事而牧養之以爾某職某官爾夙夜毋怠以稱
朕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漕運使誥

同知與副使同
判官敕亦同

漕運之設啓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
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若江
海者必帆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在若道由河
淮則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半之亦期而可

至其所於斯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興起焉若居是職身律法張於上無瞞於下無虐身立而名家出矣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重多故如是而言何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之舉則百夫可代陸路十千人之艱辛其所擾者少其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可使之行今朕將欲用人而求之惟爾某僉曰可今特授某官爾往毋怠以政來聞則功錄焉

尚寶卿誥

少卿同與丞敕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爲神器特

示信然非忠勤無僞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今命爾某爲朕尚寶某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密而隱機潛而深方可周旋於左右爾其敬哉

內外衛指揮司誥

使同知僉事二戶所鎮撫敕亦同

百戶同

軒轅平蚩尤以制兵列聖相傳而有軍職焉所以軍職者禦侮防姦朕雖薄德敢不效先聖而安衆庶爾某職某官今特授某官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功臣度子誥

古者賞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

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已後於洪武七年朕於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銛鋒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麀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庶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儻或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

或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果能慎守律於承平若或遇國之患難而忠義凜然威風大張則功並已之尊長者其享福之期必與國同堅今以某官某庶子某為某官使知前人受賞功之由而夙夜在心方稱任焉欽哉欽哉

都指揮使誥

指揮使與同知僉事同

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者非忠果之上不用焉所以用斯者近鎮腹裏遠守四夷其當時之將與士卒同苦樂冬不圍爐夏不統扇料敵制勝機無暇時故有中國奠安四夷賓服所以為士卒者樂於戎行以

其教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教明旗鼓知角金使進退熟而刺劄便弓之弛張箭之端曲甲堅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之能者也養者何養謂不奪其給不已勞而勞不閒而閒使有而有不致違禁此養之道也或云當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地先知地理之易難布斥侯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下備內姦外出入毋中敵間斯數事周密雖與敵旌旗相望彼安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將備若此之為方磐石國家今朕一寰宇倣古人法守在四夷設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非如前人豈稱委令

爾其以前功在冊今特授爾某處都指揮使司某官爾往欽哉

承宣布政使誥

叅政同

昔者二帝三皇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為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為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

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武相武傳誥

古者諸侯王居方隅列土雖有多少之不同其設官匡政則有大夫相傳之職職必文武備之所以用文武者文以臻善啓德武以耀武揚威然居安之時武相或傳則不專操其兵事在衛官若入宿值日其士卒之數有無或如否常法則相傳點閫分明毋使晝勤而夜惰其相傳如忽有警則出爲主將傳與指揮副之入不預兵止懷韜謀以控姦頑是謂設武相之道在斯若非忠良而毅果豈稱是任爾某從征多戰開拓有功特以爾爲某國相當精衛護之道永王國昌爾家慎

哉

提刑按察使誥副使與僉事同

古者致太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國天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律則天王以時而狩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安故獄無囚滯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治民官無世守之心乃有剝削之貪因若是自漢唐宋以來皆設糾察之職分道以鎮覈之若比古則不如然得人以任猶為美治今按察司之設豈輕授非人以靜方隅而振綱紀也斯必得人使權豪斂跡姦宄潛蹤是其人也朕

今以爾某為某處提刑按察司某官爾其敬慎無私公被一道吉哉

各處知府誥同知與知州同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亨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人賢非賢昭然矣何以見之且列土者使子其民祿及世世而稱小國之君無乃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斂取無厭有十年而削土者有之有三十年而浪號者有之有二十年而覆

命者有之有五十年而祿及者有之當斯之際賢不肖曉然矣自周以下秦併六國之後罷列土爲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然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若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立法治民若不知報非君天下如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爲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天下若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上於天下若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却乃官祿其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某爲某官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署毋怠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四